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宋 蘇頌 撰

記

江寧縣令題名記

縣令題名舊無其傳某始到職以非便民先急之務而
未遑經營也一日鄉民有訟田者辭連數室咸造于庭
紛辨交爭初莫能決訊其劑約則曰亡之矣訊其移受

之始曰不能記矣所能言者某令時接某事至某之隣鄉實某祖受田立籍之歲也縣有版籍蓋載之矣因求其令在事之年而邑之胥吏皆無能言者乃為之摺撫數十年簿書始見其令之官氏閱其籍果得訟田者之祖名具載其地數而侵冒者乃誣某于是歎曰昔之居官者去而留名氏紀歲月于府寺豈特好事者為之哉是亦有謂爾斯獄也以令之官寺乃得致訟之歲月因版籍而後知民之情偽版籍雖具而民不能言其歲月

縣令雖去而民猶能言其為治之迹是令去而題名于後不為無益于治理也于是條令前令官稱姓名起開寶李氏去國郡邑歸職方始命王官迄茲慶厯六年凡七十載歷三十八令而拙者繼焉因命礬石紀其交承之次第龕于廳事之壁間非惟紀乎歲月而已又念夫居事職者坐廣居享豐祿假天子威刑案籍以蒞職事其不能厯體以督簿書之務平心以待生齒之訟殆非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也矧在是邑密負大府號為望

縣其地之廣袤百里有畸編戶逾二萬而間年逋逃未復者且千齒倍戶有半而隸名于力役胥徒者幾三十之一其賦徭之重輕資貨之移用兼并之強弱紛爭之是非蓋日有焉一繫乎長人者之決之也苟失其當民實受弊在治者得不為之用心哉故予因紀年而又論政又書其命事之由于左方將以告于民官庶幾悉意民務毋俾其人曰某令者治某事而非是吾將何告焉姑待來者聽治之非惟警于來者抑將以自警焉則曰

升斯堂而受牒訴舉而視之曰前日某事其人稱某令
之不治則予之弊事是必將審覆其詞而求索其情亦
冀臻夫理而少紓其責也

起居院題名石柱記

國朝淳化中始命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李宗諤
知起居郎舍人事番直便殿以備左右史之職未幾更
曰同修起居注常以館閣二人兼領之天聖景祐以來
其選益重至有載筆未及書事而遷職禁序者嚮非久

於鉛槧或已陟近省則莫得而進補焉院在朝堂西便門之左廡舊有版記載到官去事之歲月訖治平初而版盡不續于是資政邵公始議易以石柱六年于茲龔劄甫就凡書記之法姓氏官代先後相續一用舊次間或差漏則以記史訂正自梁李至今蔡孫二君總百四人二君以謂異時省寺始至之日皆親題名于石而近之由是職而上遷者多在朝廷將修臺閣之故事宜得羣賢之翰迹用是歷請自丞相魯國公而下得手筆者十

六人不鄙謂予曩嘗承乏俾叙事始刊于左方若乃陟
降軒墀書記言動以簡牘之任而列從官之籍地清而
近事守隨重故題述之義不獨矜仕進之榮遇亦所以
虔君命而謹職業則後之繼踵而至者豈得而廢茲熙
寧年月日

審刑院題名石柱記

府寺題名所以記初拜職者官秩名氏暨臨蒞之歲月
蓋有司榮事任而警位著也審刑院舊以版記揭于楹

間年世寔遠鉛墨侵剥殆不可讀熙寧八年正月院長
主客郎中崔君易以石柱冀堪永久其題自樞密直學
士李公昌齡而下至君凡一百一十九命總九十七人
先後相續書用舊法謂某嘗更承攝且繼先人之緒業
宜詳知本末見屬敘事以記更置之所自云國初革五
代因循之弊臺閣故事草創未具天下奏獄但隸大理
刑部二司議上政府進熟報下即決太宗皇帝仁明撫
運燭見至理以謂大吏巧詆不盡哀矜執政大臣非所

以責于平亭也于是特詔以淳化二年八月置院禁中
命近臣一員知院事以朝臣六員為詳議官專治斷讞
不兼別務其廩賜優異燕見款數固不與諸司等比凡
州郡重辟之疑可矜若一命私犯罪笞以上之罰與夫
律令格勅之弊當更者皆先由大理論定然後院官參
議議合然後覈奏畫旨送中書案實奉行其慎重如此
非特獄無枉濫而已每歲天下之奏常以千數多或倍
之其間情涉巨蠹論如律者百纔一二餘從末減不下

千人計淳化迄今八十年間其獲全貲蒙自新之人且
十數萬矣而吏之承流任事深知上指其聽辭弊訟求
所以生之者又可勝記乎議者咸曰用法平恕自書契
以來未嘗有也竊尋經傳所載聖王賢主所以慎用刑
誅有曰辟勿辟之戒三覆五覆之慮謂之盡矣然皆事
出一時非有成憲貽于後代若我朝累聖繼承惟刑之
恤遵用寬典百年不易者而復吏競其職上下循持杖
笞輕科無得擅用禁令纖悉隄防完密雖施之萬世知

其不可易也而有司欲通明創造之意叅求事理之實
將以毗助至治豈易其人哉前此常用禁省名臣委以事
柄外廷郎列稀得預選崔君歷試斷議以文無害特膺
器使居位四歲號稱辨職故久留不代方且虔恭朝夕
以宿其業題刻之建意在善守前憲使來者覽觀因以
知本朝祥刑之明理官稱選之艱又將盡心于例成其
於治道豈小補也我院舊在中書西南隅嘉祐四年詔
徙于右掖之西墉外石柱置于廳事之東廡云

潤州州宅後亭記

吳楚之俗大抵信讖祥而重淫祀潤介其間又益甚焉
民病且憂不先醫而先巫其尤蠹者羣巫掊貨財偶土
工狀夔獬鬼貍決陽彷徨之象聚而館之叢祠之中鼓
氣燄以興妖假鬼神以譁衆竒衷譎觚之人殖利擅私
公行于道顧科禁莫之警也甚矣風俗之窳薄若是長
人者獨不能矯其枉而率諸正乎慶厯七年祠曹員外
郎彭城錢侯以方聞署等來作民牧下車之初視庶政

之苛慝與習俗之抗弊既興且治之細大之務銖兩之
奸無所容惟是里巫之蠱俗始未及治明年夏有挾鬼
說以邀賄于郡官者吏得以白即命寘于法因大索他
黨悉鉤致之斥巫師者數十撤房祀者十餘土木幻誕
之容碎于庭幃床供具之器籍于公架梁植楹蓋瓦級
輒積以萬計視之皆良材而有用也乃相治署之西北
墉得廣輪方十弓之地有軒宇遺基在焉高山環前長
川帶旁下視郭郭闐闐然可以覽土風眺形勝察民

物于是頤指工人構亭其上凡功費之給畢出于廢
祠而無一簪之財取于官府既成題其榜曰某所以志
革弊且勵夫汙俗也官僚之暇從賓客以臨之或目其
題而贊之曰美夫吾侯之作斯亭也其有意于民乎因
于神巫示昏淫可化而為敦龐也揭石以寄政欲編戶
曉然論善道也引美以為戒惡夫流弊久而復遷染也
登高以省風雖在豫遊不忘乎拊封畧也昔狄梁公之
拊循江表李衛公之廉察是邦皆嘗翦除淫祠澄清郡

邑當時美之唐史稱焉紀風俗述政事其來舊矣是亦君子善政之義敢鑱諸石以書首事示將來成賢侯之意不以無似見命之辱竊謂是役也既始于平蠱而終于戒後是豈獨為觀遊燕嬉而作也故著其大者宜詳小者可畧後之人登斯亭覽斯文由是知良二千石政事之美本乎革風俗而一中和也

澶州重修北城記

澶古衛地也在春秋時嘗會十一諸侯盟于此歷唐五

代暨我朝皆以名州既而又表其軍曰鎮寧以重之自
京師在汴是為北門之屏憑深隘衝襟帶燕魏蓋河朔
一都之會也州本治頓丘晉天福中始徙于德勝寨方
其徙時出多故倉猝間即用舊址挾河橋為二城其規
撫固已陋矣而河濱之土踈惡善隤北城之隅復當三
掃之敝夏秋洪流暴溢浸淫泛濫大為州患急則料民
而繕治之完而復圯者數矣慶厯中州使嘗有增築之
議更三太守或營或止卒不克就治平三年三月給事

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既領州事患其所以然也將踵前
議而即新之詢之屬僚屬僚協謀請之朝廷朝廷曰俞
于是工人程其能羣吏謹其職揆以間月授以事期引
鐵丘之土以易朽壤市津門之水以增崇構調赤籍
之伍以紓民力資回圖之錢以省官用始築于九月二
日甲子考成于十一月二日甲子兵馬鈐轄某官某某
官某實董其役通判軍州事鄭某田某總領而臨洺大
凡役六邑義勇兩埽河清諸鋪兵總若干人為城五千

七百七十步有畸而外郭水濠之長如之為輞樓五百一十一間而團敵馬面之制隨之西距河墻別為長堤三千五百三十步所以止橫水齧城之害也並壕外向植桑若棗若干株所以代枳棘藩落之衛也直城東西隅斷堤路增二甕城所以絕寇騎奔突之患也惟是郭門之器守禦之備莫不增舊而加葺焉臺高而塹深下厚而上綢其堅足以遏湍悍之流其壯足以侈華裔之觀非夫智以經之仁以臨之則詎能即卑為崇撤故為

新舉一日之力而收永久之利耶昔春秋所記諸侯之事而土工無大小必書然其美惡或不同者皆指事示後以為法戒也其曰夏城中丘者以重其書也謂其弊不早完使至大壞方夏勞衆而城與始作無異故重其事而譏之其曰冬城諸及防者以時而書也謂其戒民備物興徒竣事皆在農隙之月故謹其時以善之是役也因基于前謀及城之未毀戒夫春秋所謂重者也自縮版至于工休不盡中冬合乎春秋所謂時者也故作

之不勞而成之如素宜其書以告夫來者嗣其休利而裕民于無窮也公名中師以文學政事陟從官治澶踰年而召歸方且大用矣慶厯三太守者某州防禦使郭公承祐龍圖閣直學士張公奎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也

楊子寺聲隅先生祠堂記

聲隅先生祠堂者江都縣宰承議郎羅君適所建也先生建安黃氏諱晞字景微年少時以有道稱于閩中泉

南陳侯靖福唐陳侯絳在郡日爭以禮延請躬率諸生
試聽講義于時士人習尚章句務為奇靡先生獨好古
學不與衆合嘗做論語法言著書千篇其發明聖賢道
義之隱微與古今治理之得失詳矣自題其篇為聲隅
子歛歛瑣微論其解曰聲隅者柝物之名歛歛者兼歎之
聲瑣微者述之之謂蓋自因言以顯志也景祐中先生年
四十矣始隨鄉貢至禮部又上五十策求應直言詔科
俱以後時不得與試已而歎曰老大不偶若此豈能復

從諸少年校程式于場屋間乎可以逝矣然欲閱天下義理觀未見之書莫若居京師為得計遂就舍僻處而士子競造其門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尤潛心者春秋易也其說以左氏凡例為得聖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緼學者校量攻擊終莫能窮與突丞相武寧章公以其鄉人名置門下權利所處非所樂也時我先人方在臺省早聞其風下榻以招之先生欣然相就既一授館凡歷五期某日與之遊切劘論難愈久不窮後十餘

年某復仕朝廷先生猶居陋巷晏如也又著揚庭新論
十篇其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作之所由則太
常卿論是矣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九州刺史論是矣
餘篇悉然蓋欲見于行事者也方是時公卿大夫交章
論薦者數十人朝廷用丞相韓魏公言將以為國子監
直講先生自謝于富丞相曰老生豈任仕宦者耶必不可
辭願得七品閒官還南方足矣仁宗皇帝聞而異之特
詔授太學助教致仕從其志也嘉祐二年四月無疾卒

于隆和坊僦舍死之日囊無餘資惟所蓄書數萬卷存
焉一子在遠不及治命門人范遷張粵議以某為知先
生之深者宜主其後走僕來告某即日往哭其尸為買
棺就殮且謀寄骨郊寺翌日魏公遣使為幹殯具又奠
之以文其畧曰先生之道德不用于朝宰相之過也聞
者莫不痛先生之有時無命而稱魏公之推賢抑已也
未幾其子某自南方來挈旅櫬載遺書以去過江都橐
殯于揚子寺後圃既而交游故人共為復土就塋其地

其未塋也川陸之經由者識與不識皆過其下咨嗟留連或為歌詩哀辭或書名屋壁至于木膚竹籐題記殆遍其無位而得民至誠而感物近世未有也羅君涖邑之始首來奠謁因覽封鬣黯然悽愴且謂大儒不祀後世何觀昔汝南先賢列城圖其像有吳君子仲尼表其墓思人尚德由古而然于是即其故墟規度餘地增土於上者幾仞構堂其旁者幾椽設像中楹嚴乎惟肖凡材力之費悉出俸泉不勞于人已日而就兆域有表

松檟有序所以示乎來者蓋有激于風義落成之日遠
近來觀且欲記其經始之由載其始卒之行刻諸金石
託文舊交予惟先生之道生不得亟行于時死而有名
卿巨公周恤其後事歲月久矣餘芳邈焉又有賢令宰
為之封植幽壤表章令名則後來之人有踐斯地登斯
堂挹先生之遺風知大雅之不改雖綿襪寢遠棟宇其
頽又將繼而新之廟食茲邦垂範來裔孰謂先生無後
乎

沂州永縣崇勝寺重修上生院記

崇勝古寺也在永之西隋開皇十六年初建于甌州號
維衛未幾與州俱廢至唐初復興歷載三百州縣或降
或徙而寺不復毀國初太平興國三年遂賜今額而隸
邑籍焉由寺之西序其別院曰上生實行凝海靜二上
人之經始也凝東京人少受具于景德寺西禪院有經
論學通上生百法二教開演既久學徒寔廣應請茲地
遂為下方至則視棟宇之摧落風雨無以庇覆乃條其

佛事之不如儀者以告于邑人謀所以新之積勤累勞垂二十年而基構就既老且死衆以其事屬於靜又八年乃克成之凡為屋僅二百楹堂皇階庭門阿環合佛寢僧廬亦既完具又冶鐵為像三十一軀坐立侍衛品地有序圖形賦采悉如教相于是緇徒知所以宴息里閭知所以信向或曰茲吾邑之榮觀不可以無紀也靜乃狀其事因宗秀師求文以勸于石秀愿士也往來沂魯間尤樂其土俗以謂承本蘭陵故地多楚漢聖賢

遺迹是宇也雖無奇偉絕異之觀而當往來走集之會
將勤館人此焉其歸予雖未嘗過而游之然而望荀卿
之舊邦想二疎之清塵因欲載文其地以寄懷古之思
異日有來觀之當為我留連於茲以訪耆舊之遺說也

靈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燥濕庭除可以肅賓客
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處之壯觀也而為浮屠之說者
則不然曰不閎偉不足以容衆大不盛麗不足以來信

向故惟善經構增飾窮年而不已既而已閤麗矣而
吳越之俗猶以為未也丹雘金碧斷礮炫煢至于殫人
之財極工之巧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郭之爽
塏幽人之所卜智士之所營非為浮屠者不得而居有
也思允師居睦州堯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
黃之術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為之診視凡湯液
之所餌砭針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于編戶
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

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常患其居宇之湫陋賓至無所容遂闢故址革而新之又于其傍為閣五間楹桷崇高軒檻虛明經像嚴于中草石蓄于次齋房客館左右布列藥欄花圃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氤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密邇闌闌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曰太守集賢王微之率賓僚燕飲其上且嘉儲峙之美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紀其事繼而作者貳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則院與閣之所有皆可

見矣後三年予自東陽赴亳社憩郡郵會故人留止過
允之居因得一遊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
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于題詠觀夫城邑間井
皆坦塗平陸蓋與他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峯
回環一水縈帶烟雲晦靄朝暮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
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為虛談也
而茲閣又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為端
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溫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

為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
也宜乎微之元忠嘆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
詩之後云

溫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聖人立言垂教皆所以長世而利物也至若道被幽
顯而不遺事見久遠而易信者其惟浮屠氏之法乎自
中國達於蠻夷自郡縣至於鄉聚凡在含識無有愚智
一聞其說靡不歸誠而信向焉由漢迄今千有餘歲雖

世教有隆替而佛事未嘗廢絕者以其為道一本于人心人心欲安樂則曰積德重者能享之人心惡罪苦則曰殖福厚者能去之故塔廟布于四方像設備于家戶猶以為奉之未至也今夫吳越之俗以熏修相勝至于傾竭財力而不為勞崇飾土木而不知止是孰毆之使然耶皆至誠惻怛生於信心故莫之能禦也先是永嘉郡火始作于民廬延及官寺遂逮僧舍所謂開元寺者東南之壯觀也一旦煨燼人用愁戚其欲興造切于已

居寺僧擇隨素有行願知衆人之所欲為也于是盡發私橐以圖修復之役且謂築室者始乎成寢治寺者先乎抗殿乃即故地規創新宇料工度材初亦無求于外而郡之大姓聞風響應願心而樂施者不謀而同締構有日矣適會擇隨順世其徒曰有英等六輩閱師之艱勤齋志而歿共誓勑力繼成其事指期促辦卒亦如師之素焉碎其資費幾數千萬凡為殿之堂室暨四旁環屋曰遊巡者總三十有一間其崇七尋其深倍之其

廣並深之半中楹塑大像者三左右立像者十妙嚴之
相高廣之坐瓔珠之具金采之飾一倣其教之所述焉
既而緇俗競勸合為廊宇房闥者繼踵而畢事不及三
年重門周閣廣居大厦歸然如初而閤侈巨麗又非疇
日之儼也按寺本東晉郡人李整之所捨宅也歸佛于
大寧之二禩得號于開元二十六年中廢于昭肅之初
復造于宣皇之季火于治平之乙巳完于熙寧之癸丑
六百年間再毀而再復終不可廢也向非人情之所欲

為與僧志之不可奪則詎能集大緣于一時復已廢之
顏址耶夫人情之所欲為功雖大而易就蓋不强之使
然耳下之人能不強人者其興事也猶若此之速然則
為治者亦有不強人之政乎以之興事而就功況于是
其猶反掌歟熙寧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錫山唱和詩石刻記

先公宰無錫日某方在羈貫稍涉人事因得拜接邑尉
寶公總之特蒙知獎相與亢禮公以文學登雋科尉大

邑先公器其才識期以遠到每賓從賞會莫不同之或
遇欣適則形于篇詠時公春秋方盛未有嗣子嘗得異
夢先公為之占曰是男子之祥且貴兆也後十月實生
彥法天章先公即以詩慶之有仙果遲遲生海中平
時曾說夢維熊及駟馬定應高慶閣五龍從此繼英風
之句某親侍左右目覩其事無幾何薄祐早孤流離多
難數與公相遇顧愛益親後彥法擢殊科某叨預考官
獲觀奏賦既而復同館閣不替世舊猥以父執見推不

幸二公相繼殂謝再有寢門之慟前歲小子詒作尉茲
邑值公之季子亦領丞事父祖舊治繼為同僚累代周
旋風義尤篤一日詒於僧舍得唱和遺篇方且更以石
刻縣丞君以為當時事迹莫若某經見之詳以書見抵
俾敘始末某追念疇昔忽五十年聲優緒言才若俯仰
因念昔人有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前史
稱之今丞尉卑秩而所居又非舊位雖無可避者然而
井邑亭舍歟識猶存歲月緬然手澤未泯吏民觀者猶

有餘思子孫對之能不感愴某既嘉縣丞君不忘先志
又喜詒繼託末光而某雖未嘗從事于彼然得綴名于
後亦足以慰遠慕之懷茲為願幸也故敢備言之若其
諸公官伐洎題載歲月詒已敘于前茲不復紀刊石後
月日具官某謹記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宋 蘇頌 撰

序

補注神農本草總序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
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
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

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出于此而英公等注引班固敘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唯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謬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而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為之編錄耳然神農舊經

才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為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據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常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為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鏤版模

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偽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并圖經參比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誤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采深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為傳行既久後來講求寢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漏畧宜有纂錄以備願生毆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等再加校正臣某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效輒記遂至增多槩見諸書

浩博難究雖屢加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畧或俚俗常用而太醫未聞向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据更為補注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唯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為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錄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

說無所刊潤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以朱書復言亦具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條者則解于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為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為次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云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

墨字間于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
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並以其注附于末凡顯慶所
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寶所增者亦著其末
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者于逐條後開列云右
幾種臣等續添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續添難于
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于礬石山薑花次于豆蔻
扶移次于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
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

之末曰續附如瓦苔附于垣衣燕覆附于通草馬藻附于海藻之類是也凡舊注出于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于顯慶者曰唐本注出于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于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于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常用諸書而未見無所辨證者慮其傳聞非審亦所不載如葫蘆巴海帶之類當別為圖經以詳著之舊藥九百八十三種續添八十二種附于注

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皆隨
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
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于首篇臣等所
被校正詔書曰神農本草今既成書因以題篇不復加
別號云

本草後序

嘉祐二年八月三日詔旨朝廷頒方書委諸郡收掌以
備軍民醫疾訪聞貧下之家難于檢用亦不能修合未

副矜存之意今除在京已係逐年散藥外其三京并諸路自今每年京府節鎮及並并慶渭四州各賜錢二百貫餘州軍監賜錢一百貫委長吏選差官屬監勒醫人體度時令案方合藥候有軍民請領晝時給付所有神農本草靈樞太素甲乙經素問之類及廣濟千金外臺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賢院掌禹錫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林億殿中丞秘閣校理張洞殿中丞館閣校勘蘇某同共校正聞奏臣禹錫等尋奏置局刊校并

乞差醫官三兩人同共詳定其年十月差醫官秦宗古
朱有章赴局祇應三年十月臣禹錫臣億臣某臣洞入
奏本草舊本經注中載述藥性功狀甚有疎畧不備處
已將諸家本草及諸書史中應係該說藥品功狀者採
拾補注漸有次第及見唐顯慶中詔修本草書當時修
定注釋本經外又有諸般藥品繪畫成圖及別撰圖經
等辨別諸藥最為詳備後來失傳罕有完本欲下諸路
州縣應係產藥去處並令識別人子細辨認根莖苗葉

花實形色大小并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
畫圖並一一開說著花結實收採時月及所用功效其
蕃夷所產藥即令詢問權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
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齎送當所
投納以憑照證畫成本草圖并別撰圖經所冀與今本
草經並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據奏可至四年九月又
準勅差太子中舍陳檢同校正五年八月補注本草成
書先上之補注本草所引書傳內醫書十六家援據最

多今取撰人名氏及畧述義例附于末卷庶使覽之者
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存此

本草圖經序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世師祖由
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相繼傳其書者則有
吳普李當之學錄陶隱居蘇恭等注解國初兩詔近臣
總領上醫兼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草其言藥
之良毒性之寒溫味之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而五方

物產風氣異宜名類既多贗偽難別以虺狀當薜蘿以
薺芫亂人參古人且猶患之況今醫師所用皆出于市
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
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速乎昔唐永徽中刪定本草之
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
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皆所以敘物真濫使
人易知原診處方有所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
雖鴻都秘府亦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

本末可尋宜乎聖君哲輔留意于蒐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凡八書光祿卿直秘閣臣禹錫尚書祠部郎中秘閣校正臣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某殿中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醫官秦宗古朱有章等編繹累年既而補注本草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國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羣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字出異手則其體不一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類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公案
卷六十五

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畧言多鄙俚向非專一整
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以臣某向嘗刻
意此書于是建言奏請俾專撰述臣某既被旨則裒集
衆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
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
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荦梗之細大華實之榮
落雖與舊說相戾並兼存之崖畧不備則稍援舊注以
足成文意注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

悉其本原若陸英為蒟蒻花則據爾雅之訓以言之諸
香同樹則用嶺表錄異以證之之類是也生出郡縣則
以本經為先今時所宜次之若兔絲生于朝鮮今則出
于冤句奚毒生于少室今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
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
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于外夷者則據今傳聞或用
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于于闐不究所
得之因乃用平居海行程記為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

下品皆用本經為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出于遠方莫能形似者但于前條附之若漉疏附于枸杞琥珀附于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効之藥皆并載其方用天寶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者並以類次系于末卷曰本經外類其功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于逐

條載之若通草次于木通石蛇次于石蠅之類是也總
二十卷目錄一卷撰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主上以至
仁厚德涵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為之惻然且謂札瘥薦
臻四時代有救卹之惠無先醫術早歲屢救近臣讎校
岐黃內經重定鍼灸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版聯編憫
南方蠱毒之妖于是作慶厯善救方以賜之思下民資
用之闕于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藥譜之末
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

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于壽康召和氣於窮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學不該通職預編述仰奉宸旨深媿寡聞

校定備急千金要方序

善為醫者察聲色經絡視陰陽氣候以知六疾之所起而致以五辛六苦水火之齊故有通開解結浣腸滌胃以生易死之妙學其術者大抵以農黃岐伯之經為宗而和扁諸家之說為解漢志所以論著其書列于藝文

者誠以歷古所尚王官之守闕一不可也由漢迄唐其道寔廣名醫誤述殆百餘家年世寔遠頗或亡散今之所傳十不存一惟孫思邈備急千金方者首末粗見特為完書然而公私所藏鮮有善本簡編倒錯事理不倫肄習之流常以為患睿孝皇帝至仁卹物留意醫方以謂毆沴淫救昏札保壽命躋康寧無先于此道於是詔命儒臣是正墜失臣某等實被茲選典領有年竊謂孫氏之書精深博瞻謏聞淺見誠難究悉乃因廣內秘文

及民間衆本道藏竺典旁篇雜子並用搜訪以資參考
得以正其舛互補其遺佚文之重複者去之事之謬戾
者易之期年切至頗見領畧凡得篇目若干門論若干
首方若干道總三十卷皆仍其舊體也其間物有多寡
權量不同病有緩急湯丸異齊鍊治有生熟之節名號
有古今之殊文字假借之相通篇名前後之雜出每用
一法皆宜徧知雖有舊凡汗漫難悉今撮其綱條傳以
新意別為總例一篇列于卷首將使披文易曉用藥靡

差濟世便民庶幾有助於聖治也昔劉歆敘方技為四
種則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別唐令分醫學為五科
則有雜療瘍瘡少小耳目口齒角注之品自是學者各
務專門用湯液者或昧於鍼方習產乳者或乖於雜療
自非明智鮮或周知今是書所載始婦女而次嬰孺後
丈夫而終耆耄每敘一病皆先論藏府之稟受又辨脈
證之盛衰次審砭灸之所宜乃明藥石之相應至于吐
納宣導飲食補養案摩符禁黃治丹石衆術咸備靡不

臻妙所謂兼劉氏四種之技通唐令諸科之學信可與
前古經方相為表裏固非世醫常流所能彷彿也謹按
唐史思邈京兆華原人生于周齊之間而卒于高宗永
淳之世蓋不啻百歲人也少善談老莊兼綜釋典百家
之書後隱居太白山數被詔起固辭祿仕當時知名之
士多師事之盧照隣嘗問名醫治疾之道思邈以天人
相質之說為對照隣深加嘆伏為敘其事云道洽古今
學通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

維摩詰觀斯言與其著書則其為人可見矣臣等固陋之學論次不精仰備奏篇深慚抵牾

後序

孫氏之書特為精博蓋以祖述農黃之旨發明岐雷之奧太古以來奇經秘論無不該綜誠非近世醫流之比擬也臣等既因被詔得以詳求觀其書中引據可以槩見者多出素問九樞靈樞甲乙等經黃素錄帙太素集源古今本草諸家脈法張苗藥對陶弘景論廣劉涓子

鬼遺等集金匱玉函肘後百一葛洪必效姚僧垣集驗
陳延之小品謝士秦刪繁胡洽郭玉范汪阮炳等方今
並叅檢本書以正得失其書不傳者則又兼用後人所
著出於孫氏者以為證比若五鑒經獨行方崔氏纂要
延年秘錄外臺秘要正元廣利李深之手集劉夢得傳
信諸方之類亦旁取其所引用以相考質然後遺文疑
義瑩然可明又觀前代名流所著醫方往往雜以古人
方論不顯所出殆難尋究惟陶隱居廣百一方王道纂

外臺秘要多標題其書名最為明白可以參求今以二
書驗之則諸家之菁華悉為孫氏採擇矣而世俗妄人
乃稱海上龍宮之事以附致為據誠不足據也近之知
醫者每嘆惜前古方書亡失者衆若能盡心於孫氏則
其思過半矣謹按孫氏千金方外又有翼方月令等書
當別從讐校以備頒行此不復悉論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宋 蘇頌 撰

序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伏惟念
國家奄宅四海方制萬區九夷百蠻罔不率俾蠢茲獫
狁早已面內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

問遺寢以訓講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于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初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于今將明作書之由故以叙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于繼忠書奏與國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綵繒之賂我

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
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
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
以奉使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
山川有險易道途有回遠若非形于續事則方向莫得
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使名氏非一職秩不同
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
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

北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使北信北書于前朝廷所遣乃報禮也故載之于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彼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界及北界分物係于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贊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次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齋操之

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需賚所及無不均遍故次之以
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恤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
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
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
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
事干大體則有專使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帥
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大
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

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
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則有州郡壁壘之
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
凡為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
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遼與中國言語不通
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
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
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

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後邊塞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蕃軍馬遼之為國幅幘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輶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荒裔也并有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于蕃界雜錄而經制方畧論議奏疏附焉臣竊觀前世制禦外侮之道載籍所記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卑辭遜

禮以誘其衷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耶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於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閑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為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

驚悍黠之人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
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模宏遠而德施
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徂我
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
其俘入矣今姑撮其大概副聖辰經遠之慮總二百卷
卷有擅釀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次年編
類成書先具目錄進呈六年六月五日蒙降宸筆賜名
華戎魯衛信錄

校風俗通義題序

臣所校定風俗通義崇文先闕本臣以私本因官書校定凡十卷謹次第錄謹案范煜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歷太山太守後為袁紹軍謀校尉卒于鄴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然傳不記其篇卷惟梁錄載風俗通義三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三十二卷錄一卷唐志亦云三十卷而臣某所傳才十卷初疑闕其下篇歷代諸儒著書引據最多

而無若庾仲容子抄馬總意林載之畧備今以其書校之乃篇次不倫然子抄但著卷第凡三十一而不記篇名意林則存篇名而無卷第今校其文意粗可見者獨皇霸一篇同為第一其正失第二子抄云第六僞禮三子抄云第八過譽四子抄云第七十反五子抄云第九聲音六子抄云十三窮通七子抄云十五祀典八子抄云二十神怪九子抄云三十一山澤十子抄云二十四又意林以祀典篇為儀禮其餘篇名可見者曰心政曰

古制曰陰教曰辨惑曰折當曰恕度曰嘉號曰徽稱曰情遇曰姓氏曰諱篇曰釋忌曰輯事曰服妖曰喪祭曰宮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秦曰獄法其書並亡而第八并篇名亦亡又案意林于折當篇載目錄云太山太守臣劬再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人安往往于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朽帛裂殘闕不備至國家行事俗問流語莫能原察故三代遣輶軒使者經絕域採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

之語耳此其自敘如此勢當在卷首或卷末今乃云第十以此又知庾馬所載篇第未必當然故不復更改謹以黃紙繕寫藏之館閣

校淮南子題序

謹按班固前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書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萬餘言中篇者劉向傳所謂鴻寶苑秘是也與外書今並亡內書則鴻烈是也藝文志

謂之內篇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為上下以此為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注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

題卷仍各不同或于解經下云許慎記上或於間詁上
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間篇為
第七或以精神篇為第十八參差不齊非復昔時之體
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
篇之語其間奇字並載音讀許于篇下粗論大意卷內
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為舟以楯為循以而為如以恬為
憺如此非一又其詳畧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正
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又按高氏敘

典農中郎將卞揖借八卷會揖喪遂亡後復補足今所
闕八篇得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但載淮南本
書仍于篇下題曰注今亡許注仍不錄敘並以黃紙繕
寫藏之館閣

小畜外集序

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於行事之謂
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述則
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必

資乎言較於事為其貫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
若乃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讜論見信於時主遺風
餘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贈
禮部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
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為唱酬之友
及策名從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既已
知名命名試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奏
篇稱善自大理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以

寵異之端拱二年親試貢士俾公面賦長歌上覽而喜
曰此不踰月當遍天下一日侍燕瓊林宣至膝前顧謂
宰相曰王某一朝名士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
嘗謂遭知己之主非盡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
禁林知無不為入則以告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
君以忠亮待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襟抱冲夷鋒氣
高邁直躬行已不為時屈上知其然使宰執喻旨戒以
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己三坐左官皆以直道因作

三黜賦以見志有不屈於道百謫何虧之句此其見於
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外服內侵邊警未艾公援漢
丈君臣單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以事邊
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於時京畿旱亢奏省乘輿服御
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已先稍贖尸素
之罪在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隣好赦繼遷為請復
議減冗兵并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
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

以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於時宜有裨朝
論未幾臨演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
先識之所啓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者也前後三直
西掖一入翰林辭誥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
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廟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
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
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歌贊頌義專
比興雖在燕閒或罹憂患凡有論譔未嘗空言此其紀

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既如彼主知人望
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於是位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
施於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於省
郎卒不得究其懷緼此所以發而為文章著見於後者
也公之亡也天子嗟悼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子嘉言
擢祥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祿其親
曾孫汾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閱卷首見
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猶記前事命加

秩一級今為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以見
大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於是
矣公之屬稿晚年手自編綴集為三十卷命名小畜蓋
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
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於世而遺
編墜簡尚多散落集賢君購尋哀類又得詩賦碑誌論
議表著凡二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
也謂僕嘗學舊史前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諮序引久不

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于鄙
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
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經枝派於百氏斥浮偽去
陳言作而述之一變於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
由藩牆而踐突奧繫公為之司南也集賢君力學名家
克大門伐振其絕業傳於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
美也不其韙歟

呂舍人文集序

仁宗皇帝一朝文章人物之盛跨越前代天聖初故相
鄭國宋公洎仲氏尚書景文公同時擢甲科景祐中故
參知政事歐陽文忠公由銓選陟文館閱旬歲而歷兩
禁登二府號令風采懋然動天下豪英間出相繼進用
方是時承平百年禮樂興起亡書佚史靡不蒐輯鴻筆
大手競獻所長上之朝廷詔誥詞命與典謨相高下之
臺閣論議章奏有忠嘉之美至于一篇一詠尺牘片札
朝染翰墨夕遍家戶彬彬然文雅之風成於上而浹於

下矣於時故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潁州呂公縉叔起
遠方邑尉入為編修唐書上方覽觀前王以李朝舊史
參錯不倫思欲刊正為一代信書預筆削之任者皆一
時高選而文忠景文二公實專典領積十七年而書成
前後官屬更十餘人或徙或遷出處不常惟縉叔與尚
書范公景仁內閣宋公次道自發凡訖于絕筆又集天
下碑刻類為唐文傳信考歷代氏譜族志為古今系表
二書獨出縉叔一手可謂勤且博矣縉叔在朝最久雖

兼領他司而未嘗離史事沈酣簡牘譔著尤多其或頌
聖歌功賡唱迭和公卿倩代二府簡討涵濡應答殆無
虛日及典誥命屬覃慶霈恩文書省委占吏起草不少
稽停未幾議修仁宗英宗正史朝論莫先縉叔者乃以
積廛致疾疲於鉛摘懇求閒職以就頤養朝廷惜其遠
去詔以本職出守踰年終汝陰卒不得繼馬班之業述
黃虞之典士大夫所以惋痛不已豈特歎周南之留滯
也縉叔名夏卿生十歲知書日誦數千言疊紙援筆便

成章句大門侍御公謂先德廣文先生曰此兒不假礱
琢自成美器始冠游京師舉進士秋賦不捷時我先人
在朝得其試稿示同列曰安有文章如此而不為時用
者及其去也以詩勉之慶厯初再舉鄉書貢籍皆在上
選既而擢第調端州高要縣尉丁文簡公與景文公聯
章薦入書府歷秘書著作丞直秘閣外臺郎修起居注
遂知制誥嗚呼天不畀壽撤瑟之日年纔五十有五平
生所負經濟之縕未得悉施于時獨有文字載之冊書

播傳人口不朽之事其在茲乎嗣子拯善守世學悉裒舊稿以類詮次合為總集求予文以冠於篇予與縉叔家則同里學則同術仕則同年入朝同踐書館聲氣相與蓋有年矣宿草之恨未嘗忘之覽其遺編固多平日所見及嘗同議論者不待復孰而後見其所存也縉叔少通經術長而刻志史學仕宦三紀始卒史官故其立言創意深微婉約不戾經傳之旨詩則主于諷諭文則善于敘事贊頌本於導揚美實書奏謹于推明治理大

抵獨得胸襟自成機杼辭雖精奧而不取奇僻理雖切著而不事抑揚嘉祐上書謂天下之亂常生完然無事時救失在于及時宿衛雜出民間而侍護禁掖宜取編戶倣古虎士衛士之制坐食營壘之兵本非土著難以應敵不若漸更復府衛以重根本其愛君憂國之慮遠矣論史書謂陸羽秦系避僭藩辟命終躬不仕宜列隱逸闕立本王璵由藝術躡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善抑奸之意切矣史宗紀及宗室宰相孝友藩鎮夷狄逆臣

諸傳十九贊序明識獨見勸懲之意深矣劉知幾有云
文之與史其流一焉觀縉叔所敘汪洋闕衍體制不一
然博學多聞拾遺補藝發幽隱甄是否使讀之者知善
惡之所歸其三長之最歟凡卷第古律詩十二雜文議
論贊記表書啓序三祭文碑誌行狀七制誥十總五
十卷紹聖元年二月十五日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_臣朱理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_臣廬

遂

謄錄監生_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

宋 蘇頌 撰

序

送郭京評事序

康定二年春西寇犯渭城涇原守以聞天子閔然念邊
民之數被其患思謀永逸之計乃更命近臣往督師律
元戎偏帥奔走率職罔懈其勤居無幾何又詔吳興守

滕公爲刑曹副卽直集賢書殿往鎮涇陽維是涇原諸軍皆隸焉滕公奉命馳至闕下進見之際荷聖主知遇之厚思得奇瑋魁梧之人以助軍旅之畫乃言處士郭君於上曰斯人博學而多謀重義而輕利一舉進士不上第而退居九華蓋三十年遂亡仕進心若擢居戎幕必能出奇吐謀以贊帷幄之論上曰是嘗一二臣爲吾言之者行用之矣卽日制誥池陽郡守給裝錢起生傳赴京師至則特旨賜廷對口陳兵家成敗之策邊徼之

利害攻戍之得失諸臣所未能言者悉爲之對可不可
皆合當世之務天子悅之乃以廷尉平命生往參謀陝
西軍事于是公卿相贊於朝廷士相慶於閭巷以謂天
子用處士矣自茲下情得以上通矣主恩得以下達矣
草澤之賢者得以自進而議時政矣如此而不治者未
之有也或有謂生曰天子所以擢滕公滕公所以薦先
生於天子而幸用之而未聞先生所以論報主恩感遇
知己之意先生曰吁是言也于我何有哉夫滕公自尚

書散郎陞名曹直書殿職由刺中州而任方鎮要衝兵屯之地直匈奴之孔道國家倚之猶藩屏焉寵遷之若是豈天子私其人而授之耶蓋知其才之可任而效之可責耳天子用公之言而吾自布衣召見不由覆試而授官蓋國家擇人而委任耳豈私于我一布衣哉彼旣不以私而荐任豈可以私而言報耶雖然固當早夜思之籌慮億期績用之可成焉某時聞生之言而內喜且言曰是舉也可謂上下俱適其道耶誠使朝廷爲官

用人推擇信任皆若是之篤則何云上有曠官而下有遺才乎使當時公卿百吏修職奉上皆若滕公之感遇主知郭生之盡心公家則何云政事隳墮國聽壅塞耶上舉之若彼之得下行之如此之善予將見俘匈奴渠于橐街旋凱歌于京城休戈息兵拯人罷勞其斯舉矣不曰美哉生之行也士大夫多以言贈予獨并敘其所嘗道者以爲其規

送施龍圖赴延安序

自陝以西釐其州郡爲四道以建帥府而延安特據其要隘日者興師被邊又嘗節制四府故其軍政雄重不與他鎮侔膺推轂之任者非有文武經緯之才莫得以處之自夏戎款歸兵實內郡是四帥者各治一道不復相權然延安之守猶重于他鎮蓋其封境與番戎交錯外距羌邑弗十數郵每羌人來請皆先出于是由帥府覈其事之當否而拒納之方用兵時內謹戰備講肄師旅正合奇勝以誅弗順勢甚易也今朝廷方以德綏諸

戎不欲生事疆外羈縻之策專責方任急之則托辭以
生釁弛之則乘間以爲患則夫措置威懷在扼其微一
失所御姦萌滋啟足安平之守不亦難于禦侮之將乎
皇祐壬辰歲六月天子用前帥爲樞貳扞城之寄構
于後選乃以內閣施公頊者更使三邊又嘗秉安化之
鉞皆有能績聲重關內俾涖厥政僉曰宜之仍受榮戟
往護諸將復增美秩以寵其行制下之日士大夫咸以
謂邊藩得人西顧益無虞矣先是朝廷進公卿歷選于

衆多由閫闡之任上意若曰疆隅既寧人復忘戰且慮夫左右之臣恬于文鋒而怠于武律也是以詳試其能必先觀以軍旅之事而後付之政柄欲其勞于外而不廢于內也故公之是行雖抗章懇辭卒不獲請茲所以見朝廷之于公將有意大任乎惟公莊重清方剛毅不撓其臨郡也寬簡而果于斷其刺部也精敏而濟以和觀是二者可謂周通之賢矣夫以周通之賢加之已試之效握節大府坐制一方寓令以治軍師持重以靖邊

警所務遠畧不徼奇功守于平安在公不爲艱矣一日
上思舊勲使者持急宣召登公輔揔衆職附四裔蓋練
達已稔聲名暴聞不時日而功業成于時士大夫又可
以慶廟堂之得人也

送楊該下第序

取士之柄不專于有司舊矣今天下之爲士而進取者
以萬計爲有司者旣不得素專其任而與察其能否也
一旦當大比間則雜選羣至有司持尺度糊其名以較

其一日之藝苟用其言合規矩無甚高論者謂之中程
乃留以充選焉雖其素所弗能有司豈得而知之耶士
或持卓越之才不能委曲以盡一日之試小有疵累則
以尺度去之是昔之所恃者有司亦不得而采之也夫
有司所恃取士之柄不專若是將以罄天下之真儒實
廉而舉之不亦戾乎雖然任其責者豈不欲進賢者而
退不能者耶而所取者非必盡賢所去者非必盡不能
何耶拘于尺度而不得素專其任以與察其能否之謂

也夫璫璣璽璆世皆知其爲難得之貨非砭石瓦礫比也及混而置之使皆能知其爲寶者辨而異之則真僞幾判焉雖甚疵釁不足爲累也異于是者必求其渾然無瑕慝乃以爲真如此物之果真者鮮不棄矣又不幸而以璫璆爲瓦石者有之矣幸而以瓦石爲璫璆者有之矣彼物之精猶瑩然易別也而人之所取者猶若此之患況乎英豪跼弛之士雜然並進有司不知其素之能否其所舉者特一日之藝又求其渾然無累則進退

之間豈無幸不幸乎得明有司焉則于斯亦可幾夫不失人矣故今士之于進取也不以得失厲于有司蓋知其得失者係夫幸不幸若然可謂志于道而能自信乎吾友楊君唐彥豈非斯人之徒歟唐彥前此嘗舉進士于開封矣是歲四方之士畢集京師其多不與常比朝廷選擢有司尤艱其人今紫微吳公實任其柄焉而唐彥與丹楊邵興宗程文初中高第以疵累不合程式有司用制格不得留又懼後之弗知者以謂不盡才也于

是首署二君名揭于道曰試考皆第一以聲病不預奏
名方是時試于公所者幾數千人仰公之鑒裁若龜鑑
焉以謂奏籍未上而是二人者首被優異雖名不在選
中而衆皆以爲必天下之士也其後興宗應詔科奉延
對又言邊兵得失擢居西州幕非所謂天下之士乎而
唐彥再舉進士復不預名當時之知者往往爲之傷惜
以爲有司之失人唐彥處之獨恬然無芥蒂之意復謂
人曰我之不逮邪有司豈不明邪不然則吾時之未至

也吾將泛舟而東游于吳會以就閒燕而惇勵吾志操以俟吾時豈當戚戚於一得失哉士於是益知唐彥爲志於道而自信者也吳公昔爲明有司而善鑒裁者也而方今取士之制拘以聲病非爲能得人也後之爲有司者不必爲不失賢也

東山長老語錄序

宣城太守史館刁公景純始闢東山寶惠佛寺爲禪居疏召海惠師居實以主之徇衆欲也師東陽右姓雙林

淨徒少遊諸方遍參知識最後得法於琅琊惠覺禪師
世所謂臨濟宗門而南院後裔者師其流也自涖叢林
宣揚佛道一音既演四衆畢臻虛谷洪鍾有來斯應量
根器之深淺隨機緣而引導晨咨夕叩虛往實歸如是
累年大振宗旨雖道本無體非文字談說之可明而人
亦有言故應對酬酢之不一于是有升堂答問洎入郡
揭榜等語錄三卷傳焉其說曰庶品萬形同出一性無
古今遠近之別無高下細大之殊達其指歸則六合內

外不離乎方寸局於形器則一念起滅已隔於多生至人冥觀動與理會以爲獨善不若利人以心傳心其來有自後之學者返本循元一悟真空無復餘事如深夜出曉迷塗得歸非敢默默不傳此無量善知識所以祖述於玄綱而大資政南陽公所以不吝於言說也公以文章器業翊亮三朝入輔出藩自蜀移越每經綸制置之暇教條宣布之餘游心定慧之門得意言象之表於是禪流輻輳爭望門庭迅機電激動形篇什其在劒南

則有與峨眉中白洎郡僚府佐徃復抑揚及拈提古語
別爲兩集其在鎮東則有與法雲重喜唱和雜述幕府
紀錄鑱於豐碑秀句英辭播在人口叢林駕說之盛不
愧於昔賢宰官倡導之風復見於今日某忝隣對境稔
熟傳聞限有帶水之遙末由丈席之侍蒙寄墨本實會
初心未幾令姪先輩東來見過因語及此且曰嚮之兩
集有蜀州吳醇史君祕閣文與可作序印行今茲唱和
石刻之外復盈緗帙亦將鏤版見屬冠篇某游公之藩

蓋有年矣聆師之譽固無間然不見異人既得書而啟
發以爲作者宜序事以著明大九偈頌廣載摠若干首
其餘覲面高談隨機縱辯不立於文字者則不在焉昔
莊生之得惠施喜有忘言之對謝安之與支遁將期塵
外之狎賢德相值今古同風況公夙殖德基明見佛性
入游戲三昧超圓頓一乘闢稽山之道場付慧照之適
裔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得大檀越共爲證明異時揮麈
之間皆契投針之妙人境不奪照用同時賓主歷然言

語道斷自非涉異境自是已家消搖以遊造次於是其
於道也不亦廣矣其於言也豈可已乎門人某等以予
於景純有心照世交之契於實師爲道存目擊之知遠
詣京師見求序述予以謂宣城山水之郡古今故實之
傳賢守高人往往相值昔唐相裴休爲廉察嘗致黃蘗
運公於開元道場以談性理故有傳心法要休自序之
今景純作鎮又爲實師崇建法席以唱宗風復有茲錄
見屬鄙文予師心有年闢道來達披文游目茲見辨才

之不窮覽今懷昔良嘉名德之相遇姑用讚歎思有激揚夫至理玄微見於言者已爲粗迹一時對問序其事者豈盡端倪兩皆虛談斯亦奚用然而空有互見語嘿對持非因事而顯發孰見道之著明厠足致泉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強爲標題已慙聲綴默識之士願姑忘聽焉

趙大資與法雲長老唱和集序

見聞覺知出乎性哉而達識之士以之明本心動靜語

默出乎情哉而知言之人以之觀要道自竺乾調御洎
諸方導師接物應機當人答問標揭新理既有會元敷
暢微辭遂成章句或一字至于七字以有言對於無言
指事明心莫辯乎此故仲尼目擊於伯雪淨名杜口於
文殊形雖淵渟聲已雷震給孤四句之偈等善法百千之
妙頌理有未盡言豈憚繁大用現高蹈於佛祖孰能探
賸於淵源三復牽珠粗見抽緒所期真友知覺路之司
南聊書卷端爲寶月之標指云耳

明義大師集菩薩戒羯磨文序

繹經證義明義大師清行既修正觀行遂杜門蕭寺依古懺式建立道場晨夕加持歷十餘年未嘗一日廢也薰修之外嘗閱藏典至菩薩戒案其科條疑有差舛三復尋繹得其中文害於義者數事焉大槩以戒有大小乘之別而行持之人有頓漸之異據其宗旨皆先佛所說不離於藏教也行法經云古文惟請五師而今文所引普賢觀經啟請六師藏典不載瑜伽大論本無次序

而今羯磨文依次受戒又唱相結界有內外之限受戒和合失先後之旨是皆小乘下根之所持不可與上幾解悟之人同日道也其所以混淆參錯若是非作者本意由末學傳授引據非當故失其歸趣耳衍旣依義刊削捨其細而從其大復集諸經律以訂正其非謬將令學者開卷披文反本尋原悉見端緒譬夫觀水于海寧顧於蹄涔逢歲有秋奚資于蟻粒宜乎大善知識留心而不已也一日持書相示見屬叙事予嘗謂為佛者始

于戒而成于慧戒者所以持已實萬行之本也蓋有能
持已者外物無以撓其中而純明由是生焉然後遠覽
廣照拔昏拯迷濟物而不倦此佛之序也今行之精進
如是吾知其非僻不可入於冒次也讀書求義而能正
數百年之外訛非純明之效歟不獨明已又將利於人
使修習之徒策入三聚棄凡趨聖共證無生之理蓋迦
文之所存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